



长篇小说

重重迷雾遮盖着滔天的欲望，
层层烟幕掩饰着繁杂的人性——
越来越紧的风声揭开了所有当事人
的本来面目。

风声越来越紧

罗学蓬 / 著

现代
小说

中国电影出版社

说

小

实

现

代

当

国

中

书

国

西

经

出

版

社

风声越来越紧

罗学篷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声越来越紧/罗学蓬著.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3.4

ISBN 7-106-01919-4

I. 风… II. 罗…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33382 号

责任编辑: 秦 赞

封面设计: 半 间

版式设计: 正前方

责任印制: 刘继海

风声越来越紧

罗学蓬 著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 邮编 100013

电话: 64299917 (总编室) 64216278 (发行部)

E-mail: Jsja@netchina.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黄坎印刷厂

版 次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0 字数/200 千字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 7-106-01919-4/I·0373

定 价 18.00 元

重重迷雾遮盖着滔天的欲望，层层烟幕掩饰着繁杂的人性——越来越紧的风声揭开了所有当事人的本来面目。

故事梗概

袁仲文、袁达豪父子系西都市声名赫赫的大人物，正当父子俩仕途通达、蒸蒸日上之际，一封署着“七名老共产党员”的举报信却送到了省检察院检查长的手中。

袁达豪在黑帮火拼中持枪袭警，山中避祸期间又发生了一系列男女私情。袁达豪落网后，市委书记卢泰亲自给市公安局长刘明义打电话过问此事。由此渐渐暴露出袁氏父子上上下下、铺天盖地的关系网。

事情平息后，为染指高速公路建设的供应业务，袁达豪与父母商量并决定创办一家独资公司，出自不同的目的，希望虞兮萍出任董事长，被美丽善良的虞兮萍婉言谢绝——虞因恋人白郎用刀割断了自己的“命根儿”之后又患了不治之症而心灰意冷。由此揭开了白郎的小姨高英美的变态恋情。

虞兮萍向知情者提出了“我的父亲究竟是谁？”这一牵扯出诸多情节的问题。

刘明义一声“同志”让徐百宁感激涕零，愿意为公安机关卧底。徐百宁发现和收集了大量的有关袁氏父子及卢泰的秘密。刘达昌与洪水舟等老干部决定某天夜里由刘达昌夫妇将材料送往北京中纪委，卢泰得知后，逼迫张克丰、刘明义对刘达昌采取行动。

范志超、张克丰、刘明义精心策划的“红色台风”行动震惊了卢泰，卢泰自知已难逃大劫。

袁达豪逃到边境小城，最终与他携带的巨款同归于尽。

巩童赶往某高速公路指挥部对袁仲文执行“双规”；卢泰与

母亲诀别后自杀未遂。

就在市里将为检察院、公安局举行庆功会前夕，刘明义带着为儿子凑集的一大笔款子和辞职报告，独自前往中纪委调查组驻地，主动交待自己的问题。

第一章

—

没有任何出事的预兆，日子与往常一样安宁平和。阳光灿烂得有些过分，工地上热火朝天，搅拌机发出巨大的轰响，推土机“吭吭”地叫着将碎石泥土推向低洼的地方，翻斗汽车穿梭一般来来往往。工地边上还习惯性地立着几块大大小小的宣传牌子，上面写着“修好高速路，为西部开发贡献力量”之类突出中心、鼓舞人心的口号。

然而，一场修路工人们预想不到的风波正在附近的村子里蕴酿，并且很快会以强烈的冲击力向着高速路建设工地上袭来。

风波是由县公安局的一辆警车引起的。

三名警察奉命到大湾村抓捕该村村委会主任胡信忠，却被无法无天的农民堵住了。农民们强行从警察手中夺回了他们的村主任。双方都动了武，挂了红，还弄出点皮肉伤。

胡信忠被抓，是因为他居然在郁田镇镇委大门前贴了一张“攻击”县政府主要领导的大字报。贴大字报是违宪行为，而且公然把矛头对准了堂堂的密山县政府的黄琪灵县长，公安局抓他有法可依，理所当然。

农民要救胡信忠，是因为胡信忠的大字报表达了他们所有人的不满与愤怒。他们对县政府以强制手段从他们口袋里掏钱的做法不满，更为受到黄县长的欺骗而愤怒。

密山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沾了西部大开发的光，国家一片

好心地为了尽快让贫困县的老百姓脱贫致富，决定投入重金修高速公路。这条高速公路在密山县境内有 54 公里长的一段。

高速公路通过密山县固然是天大的好事，可密山县的领导正为地方财政拮据而焦头烂额，于是决定抓住这一难得的机会为县里的发展积聚一点资金，便以“修好高速路，人人做贡献”为名，按照人头强行摊派，城镇每人四十元，农村每人二十元。老百姓虽然心中愤愤，可也无奈，只好乖乖掏钱。

胡信忠当选村委会主任还不到一年。他虽然祖祖辈辈生活在大湾村，算得个地道的农民，但他这一代农民，却与他的父辈们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他上过高中，多少有一点文化，到广东的汕头特区当过三年兵，在部队里入了党，退伍后又去福建打过几年工，见过大世面，不仅挣了不少的钱，更可贵的是还有了些境界。

2 但是，胡信忠贴黄县长的大字报却并不是为了这笔摊派款。胡信忠家里有老老少少七口人，他并不在乎这一百四十块钱。他现在有钱。他在外面打工挣了钱回来，就承包了村里的石料厂，厂子办得很红火，三年过去，他就买了三辆大卡车，家里还盖起了小楼房。乡亲们把他当个能人，去年村委会改选时，就以压倒多数票选他当了主任。

胡信忠感谢乡亲们对他的信任，当着选民们表态要为乡亲们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当时临近重阳，他当即拿出五万块钱，给村里的孤寡老人买电视机、买衣服被盖，外加买油买盐买生活必需的小物件。还送了每位老人一个腊猪脑壳过老人节。

本想在乡亲们面前露露脸儿的胡信忠没想上任后他执行的第一次公差却是帮着县上派来的工作队，追缴乡亲们拖欠的高速公路摊派款——干这样的事儿胡信忠心里很窝火，可不出面不行，谁叫他现在已经是村官了呢？胡信忠虽然坚持“一不动口二不动手只当尾巴”的既定策略，可看着工作队员们在乡亲们家里牵猪牵羊抱电视，他牙齿打脱了带血吞，也十分懊悔当这个狐假虎威

的角色。

胡信忠最终沉不住气跳了起来和黄琪灵叫板，则是为了全村被县政府截留的一百二十万青苗款。这笔款子，是省交通厅赔大湾村的，胡信忠代表大湾村的上千口人到县政府去和交通厅的代表签了字，可这钱最终落到农民手里时，却差了一百二十万。胡信忠没法向村民交待，只得去找黄琪灵县长，黄县长说省交通厅只拨了这么点钱下来，要他为政府分忧解难。胡信忠没有这份觉悟，被黄县长红眉毛绿眼睛地批评了几句，还拍了桌子。回来后，他一气之下就写了那张大字报，而且特地挑了个赶场的日子贴在了郁田镇镇委的大门外。他不仅罗列了中央领导人在全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认为县政府借路搭车雁过拔毛强行征款是违反上级有关规定和中央领导人的讲话精神的，当属“顶风而上”的违法行为；并且堂而皇之地落上了自己的姓名。那一天，镇委门前让围观的群众挤得人山人海。

胡信忠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可是，向上级表达正确的意见他却选择了一种错误的方式。

这就为他带来了麻烦。

于是，黄琪灵县长一怒之下给公安局长打了个电话。公安局长令出即行，马上派警察带着拘留证去了大湾村。

警察将胡信忠铐起来推上汽车带走。他老婆大哭大叫着上前阻拦，也被警察以妨碍执行公务罪名带上了铐子。就在汽车刚刚发动之际，村民们争先恐后地拥出了家门，在村口将汽车堵住了。警察被迫掏出了武器，还合乎规定地朝天鸣了两枪。结果是，警车的两个大灯被砸烂，胡信忠两口子被抢回，一位警察英俊的脸上还被胡信忠的老婆抓出了几道血痕。

势单力薄的警察驱车撤离漩涡中心，赶紧用手机向局长急呼救兵。

性质陡然升级！

满心悲愤的老百姓认识到自己人微言轻的事实，无奈之下采

取了更为极端的做法，到工地上去阻拦施工，以迫使交通厅把拖欠的一百二十万拨下来。

而此时情绪和乡亲们一样冲动的胡信忠，则别无选择地成为了村民们的领袖。

上午十点来钟，数百名怒气冲冲的农民越过田野，拿着扁担棍棒涌进了工地，大嚷：“停下来，所有机器都停下来！”

农民们乱纷纷向着一切施工车辆、大型机械冲去，将工人从车上、机械上强拉下来。老人和妇女冲到路面上，用身体将车辆阻住。一个年轻小伙子甚至推开工人，强行将电闸拉下，轰响着的卷扬机嘎然而止。

密山段工程指挥部副指挥长陈玉斌从工棚里冲出来，迎上前去大声喝道：“你们想干什么？这是国家重点建设工程，你们这么干，是犯法的！”

胡信忠向着陈玉斌怒目大喝：“谁犯法？你们欺骗我们农民，坑农害农才是犯法！”

已经有工人和农民推搡起来。

陈玉斌赶紧跑过去大声制止：“不要动手！有什么事，你们派代表出来和我们省交通厅，还有密山县县政府一起协商解决！”

胡信忠怒吼道：“还协商个屁！前次会上定的赔偿我们农民的青苗费二百二十万，可发到我们农民手里只有一百万，那一百二十万全让你们这帮贪官污吏黑吃了！”

陈玉斌大惊：“真有这样的事？”

胡信忠道：“我们农民也是通情达理，讲理懂法的，国家建设高速公路，我们做出了牺牲，可国家给我们的青苗费被当官的黑吃了一大半，你让我们这么多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怎么活？我这个村主任怎么当？”

陈玉斌知道这事儿闹大了，赶紧掏出手机，跑到路边上给袁仲文打电话：“喂，喂，袁厅长，是袁厅长吗？我是陈玉斌啊……十万火急，十万火急！工地上出大事了，几百号农民冲进来

阻拦施工，车辆、机械全都停下了，你快来一下啊……”

二

毫无疑问，这一天对青川省交通厅厅长袁仲文来说是他一马平川的人生中又一个辉煌灿烂的日子——贯穿全省南北的大通道六号高速公路经过三年半的紧张施工，终于在这一天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连老天爷似乎也赶来为袁仲文捧场，头晚下了一场大雨，使连日暴热的天气变得凉爽了许多。太阳也失去了往日的凶焰，省城新崛起的无数高楼大厦，在晴空中展露出时尚娇美的身姿，这使在通车庆典的现场、六号高速公路的入口处从奔驰轿车里下来的袁仲文精神为之一振！

此时，庆典现场已被工作人员布置得喜气盈盈，到处是猎猎飘扬的彩旗，巨大的气球吊着彩带在空中飘荡，乐队也不间断地演奏着欢庆的乐曲。然而，更令袁仲文高兴的是他二十多年前在云南西双版纳同一连队的知青战友，如今的省委常委兼西都市委书记卢泰的座车几乎也与他的座车同时到达。而前天下午，他给卢泰打电话邀请他出席今天的庆典时，卢泰尚在北京参加国务院一个有关西部开发的重要会议。当时卢泰痛快地答复他：“一定赶回来捧场。”

袁仲文和儿子袁达豪双双迎上前去，紧握住卢泰的手道：“卢书记，辛苦你了。”

五十四岁的卢泰很注意形象，面色红润，皮肤白晰，挺刮的衣裤上永远是纤尘不染，焗过油的头发如同脚上的皮鞋一样浓黑锃亮，身材颀长，风度翩翩，一副玳瑁眼镜还给他增添了浓浓的书卷之气。袁仲文虽说是有名的大专家，论年龄也只会比卢泰长一岁，形象气质比卢泰却差多了，大腹便便，眼泡下垂，给人一副总是睡不醒的感觉，而且硕大的脑袋上只剩下稀疏的几根白毛，虽然今天为了庆典特意穿上了西装，系上了领带，仍然掩饰不了

那股子天生具有的憨朴气。

而跟随在他身后的儿子袁达豪却不同了，穿着高档，长相英俊，显得朝气蓬勃，精明能干，还有着一头自然卷曲的浓发。

卢泰笑嘻嘻地说道：“仲文大哥的事，我当小弟的能不来为你助兴吗？何况，这六号高速公路通车，也是我西都的头等大事嘛，昨天下午，我就特地赶回了西都。而且，我还特地把分管副省长赵光也给你拉来了。仲文，快，过去见见吧。”

彼此都是早已熟悉的老同志，赵副省长握着袁仲文的手亲切说道：“仲文同志，西部大开发，高速公路是一马当先，卢泰书记夸你是头号大功臣，我看当之无愧，当之无愧啊！”

袁仲文谦虚地说：“赵副省长这话我可不敢当，青川省的高速公路建设能取得这样大这样快的发展，和你这分管副省长的正确领导与关心也是分不开的，卢书记那是鼓励之言罢了，一条高速公路的建设是一项庞大的综合工程，我袁仲文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

赵副省长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呀，怎么能说你这样一个大专家的劳动是微不足道的呢？卢书记，你说是不是啊？”

“对，对。”卢泰亲热地拍着袁仲文的肩膀说：“赵副省长恐怕不知道，仲文同志今天可是双喜临门啊，”

赵副省长问：“哦？六号高速公路通车，算得一喜，还有哪一喜，我倒急不可待，愿闻其详。”

卢泰说：“昨天，仲文报评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材料已经评委会投票，以绝对多数通过了。”

赵副省长叫了起来：“哦，两院院士，那可是当朝的翰林院大学士啊，可喜可贺，可喜可贺呀！卢书记啊，这么说来，仲文同志眼下就不应该是双喜——而是三喜临门了，你说是不是啊？”

卢泰笑着说：“对，对，三喜临门，是三喜临门！”

袁仲文不明究竟，赶紧问道：“这还有一喜……”

卢泰以目光飞快地暗示了一下袁仲文，示意他不要再问。

袁仲文放眼往四处看了看，感动地说：“赵副省长，卢书记，你俩一来，今天这个庆典的规格可就上档次了。我看了看，省市各实权部门的头头脑脑们差不多都到齐了。”

卢泰说：“仲文大哥，你的事，就是我自己的事，谁叫我俩在西双版纳一起当过那么多年的知青呢？那是一段难得的缘分呐。”

卢泰把目光转到了一旁的袁达豪脸上，高兴地说：“呃，这不是我侄子吗？达豪，你搞得不错啊，在西都市的民营企业里，你们达豪集团也是个有名的税利大户啊！哈哈，最近过得怎么样，怎么也不来看看你卢叔了？”

袁达豪谦恭地说：“好，很好。卢叔，希望今后能更多地得到你的关心和支持呀。”

袁仲文道：“对对，达豪，看，你卢叔还记得你哩。老卢啊，达豪经常给你找麻烦，我们父子俩还没来得及感谢你哩。”

卢泰说：“你说这话就见外了，要为科学家当好后勤部长，我为你这位全国著名的大专家做这点区区小事，算得了什么？仲文，省委省政府号召我们在西部大开发的热潮中要实现‘跨越式’、‘追赶型’的发展，尤其是高速公路的建设，已经提到了最紧迫的日程上，你现在是全省高速公路建设战线上的统兵之帅，任重而道远呀！”

袁仲文感动地说：“卢书记，赵副省长，我袁仲文只有一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是决心把这把老骨头抛在高速公路建设工地上了！”

赵副省长看见了省建设银行的行长秦仁贵：“噫，老秦啊？过来，过来，我给你们介绍介绍。”

卢泰笑道：“这不是省建行的秦行长吗？还用得着介绍，我和袁厅长与他早就是老朋友了。”

秦仁贵与卢泰、袁仲文寒暄两句，对赵副省长道：“赵副省长，我正有个急事儿向你汇报呢。”俩人遂走到一边谈话。

卢泰问：“达豪今年应该有二十六了吧？”

袁仲文回道：“你还记得这样清楚，他今年满二十六了。”

卢泰点着头说：“后生可畏，后生可畏，年轻是最大的优势啊，达豪，没有一股子年轻人的冲劲，我看你的达豪集团也不可能发展到今天这样大的规模吧。”随即，拍拍袁达豪的肩膀，话中有话地说：“不过，卢叔也要告诫你一句，有时候年轻，也可能成为自己最大的敌人啊。”

袁达豪赶紧道：“卢叔的金玉良言，我牢记在心，今后我一定会谨慎从事的。”

卢泰说：“达豪，有什么事，卢叔欢迎你直接给我打电话，处在我这样一个位置上，我需要了解更多的社情民意嘛。”

袁达豪高兴地说：“一定，我一定多给卢叔打电话。”

九点半钟，欢快喜庆的乐曲声响过，主持庆典的卢泰宣布：“……今天的通车典礼，我们要打破惯例，不请领导，而是请修建这条公路的头号大功臣——总设计师袁仲文同志与工人代表们剪彩。”

在热烈的军乐声与掌声中，身披大红彩带的袁仲文与几名工人代表走到红绸前剪彩。

剪彩结束，领导、朋友、众多来宾以及记者争相上前，将袁仲文簇拥在中间。

胖得如同相扑运动员的汪启明挤上前去叫道：“袁厅长，袁厅长。”

警卫人员上前将他挡住：“对不起，请稍微离远一点。”

汪启明一脸焦急，看见袁达豪正在与人握手寒暄，他也凑上前，伸出手去自我介绍：“嘿嘿，鄙人是铁十一局三处……”

袁达豪冷漠地看了他一眼，把手移给了别人。

三

一辆出租车停在西都市委大院门前。身穿傣家筒裙的伊诺与她的母亲刀玉从车上下来。两人来到市委传达室窗口，伊诺上前怯生生向门卫打听：“请问，卢泰……卢书记是在这里上班吗？”

门卫惊诧地看了这母女俩一眼，生硬地回道：“市委书记嘛，当然在这市委大院里上班了。”似乎有点不相信：“你们……找卢书记？”

伊诺说：“我们母女俩是从云南西双版纳来的，我叫伊诺，我妈叫刀玉，我们和卢书记有不同一般的关系，麻烦你帮帮忙，我们要马上见他。”

门卫道：“不同一般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关系啊？不说说清楚，我怎么能让你们进去。”

伊诺说：“这个……我得跟你们这里的大领导说。”

门卫见大门口已经不少人驻足观望，提高声音嚷道：“走吧走吧，你们也太不懂规矩了，不讲清楚，怎么能够随随便便去打搅领导啊。”

伊诺嚷了起来：“我不走，我们母女俩大老远地从云南跑到这西都来，就非见卢泰不可，不让见，我们说啥也不会走！”

伊诺这么一叫喊，围观的人也就愈发地多了起来。

门卫着急了，嚷道：“你这人怎么这样啊？这市委大门口，是可以随便胡来的吗？”

连岗亭里的解放军战士也赶过来帮着门卫维持秩序。

这时，一辆小轿车正向市委大门驶来。围观的人群迫使司机减慢了速度。

后窗摇了下来，一个声音问道：“怎么搞的？”

门卫愣了一下，上前喊道：“黄秘书，麻烦你一下。”

轿车缓缓驶进院内，在大道边上停下了，黄秘书从后座窗口

探出半张脸来：“什么事啊？”

门卫把脸凑拢窗前，与黄秘书低语了几句。黄秘书立即神情紧张地从车上下来，走到伊诺跟前说道：“卢书记一早就出去开会了，我是卢泰书记的秘书，我姓黄，你们进来吧，有什么事，对我说就行了。”

黄秘书把伊诺母女带到了小轿车跟前。没想伊诺说出的第一句话，就把黄秘书惊得差一点跳了起来：“黄秘书，你马上告诉卢泰，我是他的亲生女儿。”指着刀玉说：“这是他当年在西双版纳当知青时娶的妻子，我和我妈是专门从云南过来找他的！他要躲着不见，我们就上北京去告他这个共产党里的陈世美！”

黄秘书稳住神，赶紧劝道：“别嚷，别嚷，什么事都可以好好说的……呃呃，”拉开车门说，“上车吧，我给你们先找个安静的地方休息休息，我马上给卢书记打电话。”

四

庆典仪式结束，省市领导们的座车纷纷离去。袁仲文和几位副手把领导们送上汽车，挥着手热情地说：“走好，大家走好。”

袁仲文看到卢泰的座车并未随车队而去，赶紧走上前去。

卢泰推开车门，让袁仲文进去挨着他坐下。

袁仲文道：“卢兄故意掉队，是想告诉我第三喜为何物吧？”

卢泰说：“赵副省长刚长那话说得可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啊！我也知道我眼下要告诉你的事是不太符合组织原则的，可……谁让我俩 20 多年前同在西双版纳一个连队里当了四年知青呢？”

随即，卢泰给袁仲文透了个风，赵副省长因年龄马上到点了，组织部报请常委考虑的下届政府两名继任人选，一位是袁仲文，另一位是西北联大的游校长。目前看来，袁仲文显然处于强势地位，但是，也不可乐观，因为官场上事，瞬息万变，很难

预测吉凶的。

“彭书记呢？在常委会上，他的态度如何？”

“我说不可乐观的原因正在于此，彭书记从中央调来不久，对此态度尚不明朗啊。”

“哦，老卢，这事，你可得多替我操操心啊！”

卢泰慨然道：“这还用得着你叮嘱我吗？我俩是什么关系？二十多年前，在西双版纳同一个连队里结下的友情，那才是真正的战友之情，患难之交。你放心吧，我会做得比你想象的更好。不过，这段敏感的时间里，凡事当须慎之又慎，善自为之啊。”

袁仲文感动地拍拍卢泰的膝盖说：“你我情同手足，对你，我就用不着说那个俗气冲天的谢字了。”

“好，这话，就算把咱俩的友情定准位置了。”

袁仲文下车，目送着卢泰的座车离去，脸上露出一丝怅惘

.....

一直远远注意着袁仲文的汪启明看见袁仲文送走来宾，进了路边的公共厕所，一路小跑过来，也急不可待地跟了进去。

汪启明看见袁仲文正面墙小解，厕所里没其他人，便凑上前去，与袁仲文并排撒尿，陪着笑低声说道：“袁厅长，我是铁十一局三处驻西都市办事处的主任汪启明。我知道你时间紧，我只说一句话，八号公路工程马上就要发包了，请袁厅长把成竹段路面工程包给我们，时下的规矩我们懂，只要标书一签，我们马上会按规矩办的。”

袁仲文猛然扭头，一脸正气地说道：“你这人胆儿真是大啊！你难道没有听说过这样一句话——眼下要搞垮一个手握大权的领导干部，最好的办法就是送钱、送女人给他吗？”

汪启明让这话呛得瞠目结舌！

看着袁仲文大步离去，汪启明掏出手机，满脸悲苦地向他的领导汇报：“龙处长吗？唉，人倒是见着了，可我刚把处里的意思说了，他就像黑脸包公似的给了我一顿批——端着猪头找不着